

旧词 新词 外来词

——从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看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

朱琦, 卞浩宇

(苏州市职业大学 外语与国际交流系,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 语言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形成, 同时它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以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布赖特提出的“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理论(Covariance)为依据, 从语言中最敏感的词汇(旧词、新词、外来词)的角度出发, 可以看出语言和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共变”关系。

关键词: 语言; 社会; 共变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31(2008)02-0073-03

一、旧词——“语言的遗迹”

“几千年来, 有文字记录的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某些社会变化已经发生过了, 某些现象或者早已消失了, 甚至也没有留下什么实物可以探究了, 但是这些事物必然或多或少, 或直接或间接保存在语言中”, 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遗迹”。^{[1]231}正因为如此, 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们才可以通过对这些“遗迹”的研究和考察, 推断出当时的社会情景, 为后人提供有力凭证。

在汉语中, 姑且不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甲骨文, 就近代而言, 一大批极具“社会时代特色”的“文革词汇”便是那个“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动荡年代的最好见证。有学者将这些“文革词汇”的特点归纳为:“幼稚的浮夸性”、“军事用语普泛化”以及“损害人格尊严的污辱性”等等^[2]。纵观这些特点, 无一不是那个年代社会发展最真实、最直接的反映。1. 幼稚的浮夸性。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左倾幼稚病”的集中表现, 因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幼稚狂热的革命崇拜现象, 凡是与革命有关的事物几乎都冠以“红”字开头, 如“红太阳”“红卫兵”“红小兵”“红司令”“红色兵团”“红色河山”等等, 真可谓“祖国山河一片红”。2. 军事用语普泛化。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入人心, 军事用语成为社会时髦, 放眼全国无处不是战场, 无处没有战斗。上至党中央的“炮打司令部”, 下至各行各业(如“工业战线”“农业

战线”“卫生战线”“教育战线”等等), 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成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如“钢铁战士”“石油战士”“白衣战士”“红卫兵战士”等等), 投入到这场“三战三捷”中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战线”。3. 损害人格尊严的污辱性。为了显示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对所谓的“走资派”实行彻底批斗。因此大批带有污辱性、谩骂性的词汇便就此形成, 如“黑五类”“牛鬼蛇神”“狗崽子”“毒苗”“小爬虫”等等。

时至今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很难再看到类似“文革词汇”的出现。究其原因, 是因为这些词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早已改变。随着历史的“拨乱反正”, 十年的“文革岁月”最终落幕, 社会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因此, 失去社会环境支撑的“文革词汇”也自然而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退出人们生活, 进而被另一批代表新生事物、新生现象的新词汇所取代, 但“文革词汇”却不会因为这样而永久地消失。相反,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种“痕迹”, 作为对当时社会历史的一种“见证”和“记录”, 它们在语言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革词汇”也是汉语众多“语言遗迹”中的一种。也许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 尽管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岁月”, 但仅从这些已成为“旧词”的文革词汇中, 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从中感受到那种岁月的动荡与不安, 能想象推断出当时社会情景。

收稿日期: 2008-03-04

作者简介: 朱琦(1981-), 女, 江苏苏州人, 助教, 硕士生, 研究方向: 英语教育; 卞浩宇(1978-), 男, 江苏无锡人, 讲师, 博士生, 研究方向: 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

二、新词——新生事物、新生现象的代名词

所谓新词是指“新出现的,符合民族语言构词法则的,表义明确而能进行交际的词语”^[2]。新词是相对于旧词而言。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然会出现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生事物和现象,而旧词已经无法完成表述、称谓功能,因此迫切需要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使之承担起交际重任。

从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二十几年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科技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到语言中便是一大批“新鲜”词汇。例如,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得“改革开放”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代名词;不断兴起的“炒股热”“基金热”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论的热衷话题;娱乐业的兴盛让众多青少年成为忠实的“粉丝”;而日本、韩国娱乐事业的异军突起,又在中国刮起了强烈的“日流”和“韩流”;“哈日族”“哈韩族”应运而生。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语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信息网络时代”。随着网络交流日益普及,一种新的语言现象——“网络语言”迅速发展,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广义而言,这些“网络语言”可以大致分为: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专业术语和网民常用词语和符号。^[4]

1. 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网民、网友、网虫、网站、网吧、网址、网页……

2. 专业术语:鼠标、硬件、软件、病毒、宽带、上网、登陆、下载……

3. 网民常用词语和符号:“美眉”是指网上的美女;“斑竹”也和竹子没有任何联系,而是指“版主”,即 BBS 管理员;“大虾”不是室餐桌上的油焖大虾,而是指“大侠”,即网络高手等等。而除此之外,数字、符号语言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当你伤心时,你可以向对方传去“5555”(呜呜呜呜)的哭声,当你生气时,你也可以来句“7456”(气死我了),当屏幕上突然跃出一个“886”(拜拜了)时,你不得不终止和这个网友的交流,当然你也可以通过键盘组合出不同的表情符号传递给对方,如:-) (笑脸)、^o^ (真开心) 等等。

是这些符号和数字,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语言的认识,不但具有生动风趣、简洁明了、个性化色彩强的特点,而且总是在不断创新,并借助网络

技术迅速传播、流行开来,深受网民青睐。

纵观这些新词语,正如陈原先生所说的那样,“凡是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观念、新工具、新动作,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那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交际作用”^{[1][2]}。因此,新词的出现正是反映语言和社会结构这一“共变”的过程。当然,我们所说的“新”也是相对而言,有一个“时间性”,并不是指永久性。随着时间推移,今天所谓的“新词”也将逐渐成为明天的“旧词”,也必将被更新的词汇所取代,而语言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推陈出新”中得到充实和发展。

三、外来词——不同语言、文化接触、融合的产物

在词汇发展过程中,外来词的出现和“繁荣”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语言现象和趋势。随着国际间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语言间的接触也日益增多,大批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色的“外来事物”“外来现象”接踵而来,并逐渐融合到另一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去。然而,由于此前该民族语言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因此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本身所没有、而社会生活发展又要求它非有不可的词汇是势在必行。许多语言学家都指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人们要交际、要交流,就需要从其他语言中不断地吸收养料,吸收新的东西。外来词便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一) 以汉字形式出现的外来词

对于一些外来词,汉语往往通过音译(如“coffee”——咖啡)、半音半译如“ice-cream”——冰淇淋)或意译如“generation”——代沟)等方式来处理,使大部分外来词基本脱离原有的“字母形式”而转化成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汉字形式”,便于这些词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和某些只是昙花一现的词语相比,凡是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外来词,就越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潜进人们语言的基本体系中,成为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词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落地生根,无论是音译也好,半音半译也好,还是意译,总之它们失去了原有的“异国情调”,完全融入到汉语的语言体系中,在大大丰富汉语词汇的同时,也使得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辨认不出其“真实身份”。尤其是那些关于饮食的词汇,由于和中国“泛食主义”的文化背

景相吻合,所以更能在汉语中立住脚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咖啡(Coffee)、牛奶(Milk)、巧克力(Chocolate)、蛋糕(Cake)、面包(Bread)、饼干(Biscuit)为何物,也很少有人去追寻这些饮料、食品的原产地在哪儿、何时传入中国、原名又是什么。其原因就是这些饮料、食品早已为中国人所接受和喜爱,并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渐渐融入到汉语语言和文化之中,故而人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它们视为“国产货”而非“进口货”。

(二) 保持“原形”出现的外来词

当然,除大部分以“汉字形式”出现的外来词之外,仍有一些外来词汇保持其原有的“字母形式”。出现这类情况的原因也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例如,WTO、GDP、IT等一批国际通用词汇在国际合作和交往中频繁出现,由于这些词汇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具有一定的国际性、标准性和规范性,不宜改动;另外,这些词汇的中文译文有时显得较为复杂,难以被大众接受。因此,沿用其原有形式,既可以同国际接轨,保持一致性,又便于记忆,且朗朗上口,可谓一举多得。如: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I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科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时下的青年人口中时不时地会“蹦”出一、两个英语单词,如“Hi(嗨)”、“Please”(请)、“Bye-bye(再见)”、“Thank you(谢谢)”、“Good Night(晚安)”、“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乐)”、“My God(“我的天”)等等。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积极、大力地推广英语教育分不开的。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及2008年奥运会将要在北京举行,社会对全民,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英语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中国还将要面对、参与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个人的英语水平也必将成为新世纪人才的一项基本技能,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为了适应这一要求,适应将来日益激烈的竞争,适时地讲一些简单的英语既符合年轻人追求时尚的心理,又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何乐而不为呢?难怪要忍不住“Show(表现)”上一回。

综观词汇发展过程,无论是旧词消失,新词诞生还是外来词的引进与融合,无不体现出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语言,特别是词汇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必然会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迁,语言正是在这种“共变”的过程中不断前进发展的,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 [1] 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2]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 [3] 姚汉铭.新词活·社会·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10.
- [4] 周洪波.网络语言的位置[N].光明日报,2001-8-24(7).

(责任编辑:施建平)

Old Vocabularies, New Vocabularies, Loan Vocabula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Vocabularies

ZHU Qi, BIAN Hao-yu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closely tied to society. Language is formed and chang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variance, endeavors to analyze the covariance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through comparing the old vocabularies, new vocabularies and loan vocabul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vocabularies.

Key words: language; society; Covariance